

重修慈利縣志卷之七

藝文

志乘之末綴以藝文非侈陳記載也政治學校風土人物山川古蹟數大端著爲詞章形諸歌詠非哀集以付剗將代遠年湮遂至泯滅而失傳故所關甚鉅余邑自明季兵燹後志乘散軼什一僅存雖斷簡殘編不無別風淮雨之謬亦必備錄以俟參考今

國家文教昌盛蒸蒸日上都人士所著詩文詞賦幾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一

於汗牛充棟美不勝收謹擇其有□於地方者而攬摭之挂漏之愆自知不免覽者尙其見諒焉

宸翰

聖祖仁皇帝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卒難



改易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謹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佚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脇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

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迹褻撲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猶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䟽附

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
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
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
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
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乃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
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
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
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
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并宜傳集諸生多方
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
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聖祖仁皇帝諭巡撫趙申喬勅

康熙四十二年

諭偏沅巡撫趙申喬湖南地方介在邊遠之境聞
向來官吏積習相仍無藝私征種種不一計每歲
科派有較正供額增至數倍者有司征收錢糧加
取火耗視別省爲獨重百姓窮蹙不支至多流離
轉徙非將宿弊逐一剔清無以砥礪官方大甦民
困除從前已往諸事姑免察究外爾到地方嚴飭

大小屬員痛改前非洗心奉職力減加耗盡革私
征務使流移者復還鄉閭守業者獲安隴畝庶副
朕軫念遠省民生至意如仍有藐法不尊重爲民
害者卽據實糾叅從重治罪决不輕宥特諭

世宗憲皇帝諭州縣官愛民供職

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
治之始基也貢賦訟獄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
綦重州縣官賢民則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賢民則
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

愛民爲先務周察葺屋綏輯鄉閭治行果有其實
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
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
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此所以固邦本在吏治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
之品行不端猶基址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周
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
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抱也朕膺宗社重寄思續

皇考之治功惟爾諸臣俱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之
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竭已奉公實行 職一州
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
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何罔念民瘼恣意
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
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役以
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
與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

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
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膏脂
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意禁
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
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
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

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
侈豈砥勵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
恪供乃職毋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
賢否也特諭

諭各土司請改土歸流督撫提鎮等撫綏安輯

雍正五年

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
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
不休而於所管轄苗蠻任意殘虐草菅民命罪惡
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六

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共遵主化此朕念邊地窮民
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煙瘴
荒陋之區尙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
益增版圖而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
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勦撫兼施所在
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重煩兵力而願爲內屬
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夷民卽我內地之
邊民土司所轄之頭目卽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
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

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濶文武官弁等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附以脫從前之暴虐卽畧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則萬萬不可者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卽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吏之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卽叅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七

劾從重治罪卽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果能據實糾叅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特諭

世宗憲皇帝諭各所改土歸流

雍正五年八月十四日奉

旨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民必無遺類矣朕撫

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若一夫不獲當厪朕懷况數千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歸流設官綏輯彈壓其應當審理之舊案著該督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華並曉諭平日奉法之士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助惡黨羽卽予剪除倘歸誠向化者皆從寬釋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八

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

高宗純皇帝諭督撫牧令勸課農桑

乾隆二年

昔者虞廷咨牧食哉維時而百揆奮庸之後卽命棄以播時百穀禮樂兵刑皆在所後良以食爲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耕九餘三雖遇荒年民無菜色今天下土地不爲不廣民人不爲不衆以今之民耕今之地使皆盡力

焉則儲蓄有備水旱無虞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棄置者亦或有之縱云從事耕耘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異南人尙多不諳北民率置不講此非牧民者之責抑誰之責與今之督撫於地方命盜等案或官方吏治兵制夷情能盡其心者有之其以身爲之倡課百姓以農桑本務者誰也得毋與虞廷命官之意相左乎朕欲驅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而其責則在督撫牧令必身先化導毋欲速以不達毋繁擾而滋事將使逐末者漸

少奢靡者知戒蓄積知勸督撫以此定牧令之短長朕卽以此課督撫之優劣至北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爲疎畧是以一穀不登卽資賑濟斯豈久安長治之道其應如何勸戒百姓或延南人之習農者以教道之牧令有能勸民墾種一歲得穀若何三歲所儲若何視其多寡爲激勸非奇貪異酷極昏極庸者毋輕率劾去使久於其任則與民相親而勸課有成將見俗返醇樸家有蓋藏然後禮樂刑政之教可漸以講者著該部卽會同九卿

詳悉定議以聞此諭

明太祖諭湖廣叅政楊璟勅

洪武元年

湖南地接溪崗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烏合之徒志在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脅從開釋收復鎮撫以綏遠人

又諭楊璟討澧州慈利縣土酋覃叵勅

洪武二年

蠻賊恃山谿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

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

又

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命叅議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其安生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

秀峯嘉惠碑記

宋提刑 劉子澄

澧水逕慈利東行七里秀峯紫霞二山束之於卧龍灣
湍洑涵漾神靈所喜舍也有廟號嘉惠其神惠烈顯應
靈順公者發跡甚異圖誌載宋乾德中有石浮澧至是
磨旋不去忽憑人言我故朱梁將武平也征蠻戰沒上
帝命血食茲土其視我所止而祠焉有頃石躍於秀峯
之麓觀者震駭始卽石爲位號而廟之政和間事聞初
命慈應侯三錫而至今爵民有疾苦輒禱輒應慢者罰
使狂自咎乃愈縣官以水旱禱厥應彌遽官吏之饜者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一

復者時出災警戒之每歲暮春拜舞數羣耄稚咸集謂
本神以禊日降故也道迎至邑必有怪風靈雨隨至已
而天雨豁晴歌筦噉沸較藝角力更奠迭酌各出方物
貿遷有無然後歸是雖楚俗尙巫神亦歆焉予尉澧日
嘗奉臺檄詣慈利將返而罷止之使攝縣縣敝不可爲
且勿獲循命例一歛祠下察左右或附耳曰神福令矣
予不知也然自是民猺相安閭廬廩實亘千百五里無
旤害比得脫去計假事四旬爾土民依依如久令今過
祠下且謝且拜始詰左右前語皆曰某時見爐煙都覆

公體如五色蓋狀故意之予笑曰真偶言耳因留私錢數千屬邑士蔡龜鑑越朞龜鑑書來曰廟不加闢而香火日繁已率衆施錢三千緡拓之殿廡門寢樓觀甚偉乞先生記龜鑑信人也不容却乃碑之曰神能以精靈動石而爲憑言之異非生而豪傑者耶按五代梁將傳無武姓豈史失傳耶噫臨戎料敵所願全勝然事不如料者豈少哉進退申稟節度權分同列忌功偏裨違令又有聲援不繼鄉道偶差餽餉愆朝士卒病苦若是者皆足有累豈必生對敵哉故聖人謹戰以器凶事危動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二

履不測耳神如提軍戰掃得算多寡已無庸考有如仕遭叔季師行險阻數者之患能不乘之殆哉成敗論人故其忠義誰錄賴英風烈氣雖死不死得眷於帝乃爲楚人之司命帝之賞罰真與世異也耶神不幸無成而帝賞然則無忠義之感而賞者有不爲帝僂耶我朝揆五閔蠻貊且不異內甸光顯迤邐合乎天道神何憾哉其福此一方人勿墜帝命焉耳因併作迎送之歌俾仕茲邑者而書之其歌曰陰風嗚嗚兮山鳴水號公出遊兮駕雲輿於山淑待公不來兮我心則勞忽雲收兮日

美公下來兮顏有喜吹參差兮奠而歌我酒旨兮公顏
酡陰卒從兮歸山阿山阿巨石兮潤如玉畚得雨兮占
宜粟五厲囚兮殄回祿我民受兮公之福蠻心化兮天
之開昔稽討兮今不來願公來撫兮與民偕寶布通兮
飽岩蜜得丹漆兮新廟室廟室新兮公忘歸公之邦兮
嘗混一而復離不如楚民兮世世其依紫霞山兮卧龍
水帝命公兮此焉止山長峙兮水長流民祀公兮千萬
秋

天門書院記

元 余 闕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三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
念民生之未遂徽化之未周詔大臣嚴守令之選重考
績之法使之勸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惟時貫
侯阿思蘭海牙來守慈利乃均賦䟽訟剔除奸強期月
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旣敝且陋侯與同知州事楊
公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隄人萬文緩悉
修完之夫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於山中
傍鄰獠峒職教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勿寧租入單寡士
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爲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

侯侯亦大愆不任以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蓀嘗爲州作三皇廟州人稱之今仁侯宣化布德惠及遐壤願輸財力擴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宏敞階廡整峻講肄厝爨俱治勿遺稱其爲諸侯類宮士民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爲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訴訴禹禹有如鄆魯黜人楊公舟張公兌皆以豪傑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勵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爲功有使來鄂願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四

丐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久篤於教武宗仁宗亦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哲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坐卧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遐荒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習乎道德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其視於古豈不侈且隆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也先海牙君昆季也世系宏勲閱其建州學碑銘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而貫侯振振慈利

是監去其螟螽使民耕鑿既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
來惟斯田氏惟斯田氏貲長厥里相侯有作不應厥志
初我元聖元封先師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遷於嘉嵩
梁有佳井絡所委凌黔轅淑爲望於澧山有松柏是斲
是削是髹是釁爲梁爲棟陟其在筵龍章朱顏臨爾炳
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敵牲齊惟旅
侯入卽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
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諭以教執爵與醬以事父老理融
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卽亦來在隅有典有秩惟帝訓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五

勅惠於天常于帝之極昔弗課吏祇事以文今著孔嚴
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先後兄弟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
門之嵯新廟有儀侈茲侯功俾民遂歌

遊仙侶洞記

明參政 馮成能 慈溪人

九谿爲楚西陲萬山擁翠百水挂流雄鎮也隆慶乙巳
新秋予以荆南藩守巡至其地城之東有鳴鳳山下有
仙侶洞奇甚予往遊焉從洞數武低徊而入不兩步則
宏廡軒豁石壁倒懸雲軒斜構別一乾坤也諸吏士從
之寬然就列因命持火深入行數十丈吏白云人跡計

可至十里水滴石溜難爲步也乃遂止諸生有以學叩者余曰難言也夫亦觀斯洞乎如其跡而已矣江河湖海同一源也華恒岱嶽同一脉也崑崙之竅散爲八埏洞庭之墟通於吳越此洞之可至通於十里過此以往安知不千里乎不惟跡通而惟氣所貫則一洞一乾坤而乾坤一洞而已矣諸生咸各有省久之洞中雲氣併騰須臾遍護坐中呼吸人我不見諸吏士曰雲蔽不可居也因出退而叙其畧如此

慈利縣記

明翰林李槃
隄人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六

按輿圖驗方志慈亦形勝地也山有騎龍道人之翠嶺川有漉江澧水之浩瀚洲有芙蓉鴛鴦之佳麗其迢遞縣治者則難於歷紀矣大都天地發育於東萬物秋成於西故西隅名山大川居多稽瑤池崑崙咸在流沙弱水之外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他之雖一岩壑大半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者也慈爲楚之西極亦足以當之矣勝國前固名郡也距我明始縣而隸澧夫自古建都邑者率臨江滋在詩秩秩斯千之詠維王築室而國都有不在其中乎顧其溯辨方位者弗侔慈乃背水

面山焉竊聞堪輿之說自郭璞昉凡奧區神臯必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者顧水爲明堂朱晦菴亦取是說焉而不之非今向背惟慈若此散則有之矣界則未焉且秩秩之干胡自失其良規焉誠可恚也是故士乏甲科率此焉究且地勢無溪澗坑塹弗可墉壑夫以簡陋不備之邑而逼近獠峒其人睚眦則挺劍啞則彎弓變生叵測民以之荼呼危矣哉漢置縣有蠻貊曰道每道要者置二千石餘則次之自今觀之正慈之謂也而可忽耶士庶樹廬闔以避燥濕寒暑猶加愼焉爲興隆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七

永久計矧百里元元所共瞻仰朝宗之地而又爲蠻貊之咽喉者哉故春秋雖重役民之義大易亦垂改邑之文是所當改者亦不可弛而自貽伊戚也嗟乎因陋就簡二百襮於茲矣士若民引領豐鎬之望久矣隆慶戊辰春閩中梁侯以科甲英髦來尹慈邑潔齊冬冰恩湛春露威立惠孚百墜俱舉甫朞鄉士壯其才之巨可以膺巨任相率以向背之舛請且曰今之縣令古之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父母字子必佻佻焉思爲之所君以義令臣臣曷敢有不臣乎繫侯銳

然有卜遷之意遂循行郊垆渡河北二里許見所謂官塔坪者輾然而笑曰是所謂天造地設之域以待夫人者耶胡獲之晚而不爲千百年之盛域也哉諸所謂山川之秀者猶夫舊耳第昔背者面昔面者背舉目而川流可挹重之以爽塏砥曠可墉可壑一轉移間視舊邑不啻培塿之於方壺矣上應天時下乘地勢中順人情此其時也邑不遷吾不能一日而食於慈雖然侯意誠決矣但今之守令與古制弗埒兩漢唐宋皆得專制以樹其職諸凡興作輒取帑廩登積之資者而操出從納

入之才得以展之今則卽錙銖之末升斗之微輒闕於文字之拘否則監司部寺而訾之以殿厥課侯才誠巨譬如湛虛濠曹之器柄不在握卽欲剗犀斷蛟將安施諸因遲廻者久之旣而愕然曰予誠興所不當興於義弗協卽上之人而最之忸也予誠協於義所當興卽我訾而殿之夫何憂況計小者害大過謀者寡成乃躬撰顛末徧請於上時分守馮公按邊至慈同所見允所請深喜力勸之命遄厥役僉曰異哉殆天數胡相值之不偶也侯乃卜己巳冬十月甲子偕士若民共履其地量

徑輪考廣袤淨蕪柞而畚築如雲矣越十二月甲寅日
大舉興繕傭值餼給勺工庀材捐俸以爲士民倡已運
木於山出鏹於囊輸粟於庾者率僉僉焉集而財靡帑
費矣揀於衆得樸實者有幹能者分次董役是月辰角
天根相繼以見役匪農防矣侯時值之祇以誠悃感雖
不事崇擅傑構藻井雕梁之華而荆南葦路藍縷之陋
一變其舊有縣治以蒞民而上及公署有學宮以訓士
而兼及書院凡神廟宮院局郵之類咸如置視故更塲
砥厚豁焉一所旣一所繼諸暨闐闐墉壑繼至於盤山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十九

路石呀呀嘒嘒窟虎豹而宅魑魅者亦坦然孔道矣匪
棘匪紆行之有序越明年庚午首夏浹七月而役竣矣
成何駛也越五月戊寅日侯躋堂布順宣之令已而各
所其所上下懽然掀然有出谷遷喬之狀厥惟休哉粵
自盤庚遷殷民日曉曉焉至煩告諭於渡河之日而始
定茲於河北官塲坪嗣是士則揚揚濟濟民則林林總
總蓋自國朝以來數十易令而梁侯今日獨膺百年屬
望之巨任以義倡於上而下和之早啟於堂暮達於野
義之風動不驅者有如是夫茲役也慈人對鎬京之望

當路旌卓異之才靡不曰令哉我梁侯也轉聞天子必
大庸侯以樹績天下於大書特書不一書又將昭煌青
史矣予營兔邱於太清之野交游甚慵開口世務顧稔
耳厥事竊爲鄰邦得賢令慶慈士大夫丁漉涯諱守朱
龍田諱相褚愛山諱大學及父老輩丁守宜楊柏舟倩
貢士汪竹城諱汝川爲紹介而請記於予予特記之以
表厥績以彰盛域云

仙侶洞記畧

孫斯億章華

萬曆丁丑冬予西遊九谿蓋深山中有奇勝者也洪武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

間卽索口市設衛城東可二里許有仙侶洞臨漉水谿
砑玲瓏窳篠萃嶺高二丈許濶四丈可坐百餘人初叩
洞口若黹黯然已遵行石梯螺旋蚓曲石竇中漸見天
日及入內明爽若石屋其間鐘乳綴壁蓮珠縣屏萬象
森具眞奇觀也予往登廬山見仙手崖異之壯渡浙水
遊飛來峯則仙手不足道矣今入仙侶則飛來又不足
道矣

鼎建慈利縣儒學碑記

清探花 熊伯龍漢陽

今上龍飛之元年余以燕省學政告竣蒙

恩補辟雍司伏思

皇上踐祚於冲齡建國君民敦學爲先自畿甸以逮要荒誠重之也慈爲楚之西陲介鄰苗峒非端本清源訓方型俗求格諸蠻逖聽風聲其道無繇先是縣建於江南學在縣西各逆犯順兵火叠興學宮灾邑令崔侯來守是邦暫縣於永安渡無學作新廟不果辛丑春張侯新尹以復縣建學請於上士庶僉謀圖築於舊侯以孝友婣睦之家深悅安強教之志更工於龍水砂穴之書放衙之餘升墟而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一

嘆謂背水面山昔有琵琶洲以爲後岸今洲斷水走朔風凜凜慈士乏薦久寧可因陋就簡矧慈以形勝山有騎龍水有漉澧洲有芙蓉鴛鴦詎少最勝必於此乎經營士大夫作而前曰二十四都官塔坪古慈城也向改東善矣侯曰否否枕山借而不實缺於肩之右後有風侵猶夫江南嗣歷山原始得今基進父老而詢卽古慈姑州址基較舊則前數十丈以挹山向則易午而震以收水山自岷峨黔巫雲棧鳥徑接三浯天門崔嵬嶄嶄來相護

衛筆峯森於前玉枕於後至於水則尤奇前後江湍激沆漭勢若游龍分之其源甚遠合之適會於堂潑洄紆折而出山川之奇流峙環匝可謂甲於巴岳矣侯志決焉是役也請於上在辛丑之春定之方中在夏揆之以日則在冬於是捐金市材又恐牙璋起象難責凋殘出穀以募流亡工師陶冶咸得之而芟蒿刈草則自命僮僕而已經營廟宇獲之安集元元而一年之間政化丕著諸如禱祠祭祀降澍應壇近峒邊獠負襁審冊揆文則虎觀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二

有雕龍奮武則雉堞無射隼慈雖要荒而論

王者敦本之義與畿甸等葦落藍縷素在荆南丹雘梓材昉於宗廟增華踵美厥惟休哉侯以到任在

天子登大寶之後不獲爲其先邀恩增卹憤無宦情日中宵中揀度之爲急今幸向北告備玉虹自天侯之家學克施於政亦旣罔替慈之人士以其事詳余屬余作文以記之余曰漆園黍谷風化本源今旣成功爰爲是言以壽諸石俾勒以誌侯諱超載字預字別號青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人

重修有道葉先生祠記

明 藩 憲 蔡復一

周禮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賢而師者必其儒之有道者也修則儒而教則師大司樂建學政合國之子弟使有道者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其賢之也世不忘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法之施而無敝者莫如道道之尊也屏爵而教之信也離勢今師儒官惟郡授有階亦最下餘皆不繫於級吏卒甚簡官是者其心寂其色寒在儒固然夫附爵而行者權也徵勢而集者利也道則惡見爵而教則惡見勢哉將隆之以位撫之以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又二十三

澤而權利見權利而道爲舊櫝之珠其不棄還者鮮矣是故重其人而輕其爵敬其業而遠其勢使附爵之權徵勢之利泊然一無加於儒而後儒者之道獨存以是求其爲教而師之賢可見昧者乃卑薄其職或曰吾無所見也而自暇嗚呼崇之以屏爵之尊而卑耶厚之以離勢之信而薄也責之以爵勢所不見而獨存之道推其教及於人人而暇也吾觀今之師自朔望伏臘外與弟子不甚屬齋舍蛛網苔繡杳無人跡但不責苛禮卽有賢聲昔以教人事道爲賢而今以畧人苛禮爲賢固

已異矣至弟子所以事師益不足言視學宮若蘧廬權利不載焉故也原夫設官之意惟恐爵勢之無以見儒而欲獨存儒者之道而其後也以權利求儒而釋之恐不速盖師儒朝去而弟子夕忘之卽持簡潔畧苛禮之賢而數十年外亦不復識其姓名矣皆卑薄其寄道之官而暇其奉官之道者也彼未嘗以道之無敝行教之不忘而何以議於瞽宗之間哉乃若故教諭近山葉先生祠於慈姑人士相與歌舞於數十年之後及今方伯澹軒侯公新之也而見聞益勸追詠其教亦若有味則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又二十四

先生其殆古之師儒耶碑先生者曰有道繩其美甚具約之則以詩學傳門以孝友廉讓樹表言必依經動必□教是先生之爲道也夫教修道也而道率於性性之率偈倪哉子固言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五者達道也皆性也謹德信言故曰戒愼恐懼自欺自慊故曰不覩不聞順於性情達於家邦故曰中和位育外人倫求道鑽元課虛而察其妻子衾影之實有不可與人言者以其心則權之利之而已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祇庸孝友而今制額堂必曰明倫位官以儒章教以倫

而師弟子尤若疑教學之爲何物見其寂其寒也急去之而不知惟寂心寒色之儒足以固布帛菽粟之道道無卑薄而爲道無暇也葉先生以經惇倫以倫物身以身垂訓而流風所及愈遠此所謂以屏爵之尊行其離勢之信者碑曰有道祠興於先生孫寅陽叅政司荆權時侯公嘉先生賢應瞽宗法又於叅政有宇下之誼特爲捐俸重修並擴祭田若干畝其事若有待而祠之立人心雜許之爲之咨嗟而想像則孰爲待哉盖先生自有以存祠者而非以祠存也余願拜先生祠者師以儒教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又二十五

弟子以儒學見人倫之道於權利之外而誦法於無窮則先生得民之施其有永矣方伯以桑梓之恭申椒蘭之好卽昔人酌水薦延陵結千秋契者何以尙諸余居荆南謀所以正士未及遽遷去喜方伯此舉先得予心可風承命爲記故因有道之目而推言之使人知今師儒之制以存道最重非卑薄舉職不易非暇而所云道者乃人倫之道而非權之利之道也詩有之古之人無斲譽毛斯士先生以之毋念爾祖叅政有焉彼都人士則方伯之志也夫方伯亦猶行古之道也先生名繼浙

江西安人行事詳舊碑不具述叅政名秉敬辛丑進士
方伯名執躬河南歸德衛人己丑進士與余善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又二十六

九谿之地在禹貢爲荊州域屬楚古稱澆口市卽其地也今爲岳郡慈利邑界國朝洪武二十三年設衛以馭控崗人轄千戶所四安撫司一正統八年朝廷初設武學是衛始假營房爲教明年衛使樂睿相地於衛之東北隅築置學宮殿廡堂齋苟完而備第以狹隘弗稱恒歉於心成化七年乃得地於通衢之右寬廣高爽時予巡行至此睿具事白允令備材就工移造如式彼遂承意率僚佐董正申正同心協力材取土產工取官役捐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三

已俸計日經營建大成殿東西廡各五舍以居聖賢前戟門櫺星門各三泮池一庫房瘞坎各備殿之西建明倫堂五楹興賢育才齋亦各五堂內門三外門一學宮廡亭二所生徒號房兩連殿堂覆甃黝堊丹青隨地盡美雄壯軒豁誠邊地之偉觀也始工於七年七月訖於明年十月凡用木瓦甄灰若干計皆各捐俸資與公帑以助之錙銖不獵於下分巡僉憲陳公君寵謂茲學睿之力居多不可泯爰命署學黃嵩疏其事實欲予言記之予謂唐之盛屯營飛騎莫不有學聖朝建學育才曠

隆前古京衛設武學雖金貂之輩皆從而請益外衛設
儒學雖戎士之俊悉得至進身變邊鄙而鄒魯並成周
而軼李唐矣

題名碑記

明知府 劉武臣

選士於學古也選士於科目非古也予則曰非古而古
亦不害其爲古也朝廷選士以科目以文然非文淳行
端者不得與此其爲法何莫非古之意哉茲利邊湖省
之西聖朝旣縣其地復以縣宅諸崗中創設九谿永定
二衛控之於是乎各建學焉九谿自有學以來士子登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四

省科及登甲科者恢恢焉與通都大邑人材相頡頏矣
余勝蔡相二訓導君言吳綏樂貫二指揮君謂天下學
校士子由科目者皆立石題其名氏以垂諸後獨九谿
無之請如故事二指揮篤意學政卽謀其同僚喬建董
建中蔡正諸君相與割俸伐石會都指揮高公嵩以守
備至復割俸焉石吳二訓導君求予爲記甚矣古不可
不法也志乎古之道變乎今之俗斯亦古之人矣茲題
其名氏君子未官者存其名而勿論其已官者得三人
焉皆志乎古之道者也其一人尹靈川爲政循良而樂

於恬退其一人尹舟徒爲政廉白而堅於操執又其一
人任大理以謇諤發忠愛謫丞永嘉起而守郡特憲著
勞若三君子者可謂不志於古乎夫中古之士多名卿
上古之士多名德人品愈古而愈不可及稽之史質之
經以論其世其德行純如也其文章炳如也其勳庸巍
如也則吾黨所以下闕遺

建學碑記

皇甫鉅

從來川嶽鍾英賢才崛起雖地靈人傑要皆振作
培養之功居多焉慈邑僻處湖西而秀發漉澧瑞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五

毓天門人材濟濟與他邑相埒粵稽往昔代有偉
人自明萬曆庚申年邑侯李公先登作育人材建
學於龍頭坪一時人文蔚起較前爲盛厥後歷經
兵燹遷入城中狹隘弗稱以致我

朝定鼎數十年來士之激昂青雲者甚鮮而龍頭坪
之學基蔓草荒烟竟無過而問者幸際郡伯許公
下車以來百廢俱興尤加意學校於己亥秋清釐
田畝接臨慈邑首謁 黌宮觀其規模簡陋非享
祀尊崇鉅典詢其巔末遂率僚屬衿耆同詣龍頭

坪裴回瞻眺見夫秀峯峙其前文筆介其側層巒聳翠兩水滙流允屬山川萃秀之所公乃慨然曰學宮有此址何故遷爲也隨以興復爲己任捐精首倡繪圖卜吉而興事焉並檄邑侯盧公世貴司鐸鄧公治縣尉陳公大化董其役不數月而告竣工始於庚子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堂廡門櫺靡不煥然一新肅然畢備不特

至聖之明禋祀典永享千秋而將來之感動奮發飛黃騰達者宜何如也沐公之休佩公之化將何以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六

達我公平爰爲勒之珉石以誌不朽云公

名玠字

懷菴奉天遼陽人也初任江西饒州府同知陞任湖廣岳州府知府

創建卧碑亭碑記

邑侯

曹汝峩

學宮之有卧碑亭猶衙署之有戒飭亭也所以造就人材教化士子使之務實學敦品行以備儒林之選以儲

國家之用處則爲良士出則爲名臣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也慈邑僻處偏隅衙署迭更學宮

屢易卧碑一亭缺焉無有余蒞茲三年時和年豐
人民樂業田野漸闢詞訟漸平百廢漸興育嬰堂
普濟堂次第告竣而卧碑亭相繼議興用捐清俸
卜地於明倫堂之前創豎三楹以肅觀瞻以倡厥
始但功程浩繁獨立難成因商同城僚友量力捐
俸並令禮生張祖望楊益元于登楷向運旣持疏
普化幸紳士慕義樂施鑿金若干於是鳩工庀材
經始於癸亥之八月落成於甲子之三月亭宇輝
煥碑誌昭朗誠所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者也慈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七

之士子登其亭讀其文蒸蒸向化爭自濯磨相與
務實學敦品行道明德立以仰答

聖天子崇儒重道棧樸作人之雅意則斯亭之設固大
有造於諸生也爰勒貞珉以誌巔末後之君子踵
而修之則是亭也且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
永垂於不朽矣

重修慈利學宮碑記

邑侯

陳惠疇

鹽城進士

聖明御宇文教覃敷凡登庸仕籍雖三途並進而甲第
爲先稽核吏治縱百度振興而學校爲首誠以

聖人師表萬世使士皆

聖人之徒實有神於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要也辛未
秋予承乏慈邑竊有慕夫古循良之治化而未知
所以行也昔稱勤可補拙文以格頑諒非虛語夙
夜自勉期年之後措施聽斷頗與吏民相安時邑
士庶有以捐修

文廟爲請予曰是固予下車謁

廟時已存此志緣籌經費遲之於今今旣士庶尊崇
聖學乃吏治之本也允爲倡首設籍登名不數閱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八

月共輸千百餘金制材僦工營繕周緻相厥修宜
首大殿次崇聖祠兩廡戟門泮池繚垣以及於文
昌魁星明倫講堂義學賢宦節孝諸祠悉撤其故
而新之桓桓黌宮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
紀始事以迄成功非有官司之督率也非等於賦
稅之催徵也究其所以樂輸而踴躍從事者緣
聖教本乎庸行好善出於天良司民牧者畧爲提醒
自然至性感動勃然於不自知耳因是而知
聖朝教育之宏漸摩之久業已淪肌浹髓雖山僻如慈

至今稱易治也雖然循名務須責實若以輝煌殿宇徒飾觀瞻是與浮屠氏等也夫登聖人之堂誦聖人之言必效聖人之行明體達用以爲啟沃之資正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庶無負

朝廷尊儒重道首先學校之至意吾於慈之士民有厚望焉是役也縣學教諭胡本紳訓導孫道憲董事者典史來文瑞其倡議督修者于登鰲王經葉伍雲田應傑而樂輸者另勒石以垂後

橫岩壩記

邑貢 康應瑚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二十九

嘗覽禮紀載慈諸寨而橫岩壩居其一誌云昔人構屋於此避秦亂今門窻雖不存而丹牖之飾猶在舟行江上可見余於癸巳歲因清明構兵同姚子躍天朱子四來諸公俱挈眷避此有紅土築牆手巾搭岩之奇土人長老競傳花關索鮑三娘往戰之所遂遺蹟焉從棧道登其上背山面河左右峭壁約二十里井五石室十有七凡室可處百人餘則五六人三四人而已壩之左有石嶙峋似可扳援因命工作棧道五千仞自辰及午方可步其

巔余於十有三日同姚朱衆友命童攜火燭始步其梯潛心定目裹身促足幾凌雲摩空也登其門高爽明豁一小洞天也石砌有五十丈昔人丹竈杵奩之物宛然如故石磨石缸石棹石凳之類不可勝紀大約非人世所能爲者其堂有大石梯上有四門皆黯不可入中門稍有明隙入數里許則石燕拂人不能深進水流有聲視之惟有桃葉積兩岸耳再行進數步燭火俱滅余因相顧錯愕莫知所之急趨出各歛歔久之謂衆友曰夫非所謂

桃源者耶夫邑乘禮紀纂於宋初而曰昔者不知何代之人何年之事也考志在吳爲天門郡在晉屬武陵關索生長蒲西距慈土數千餘里斯言荒謬無稽也明矣余觀夫兩岸繽紛波濤澎湃武陵人舍舟遇避秦者另一乾坤或此地也去索口市不過十餘里晉時文教不及之所太守安能以宵小一言深入不毛耶淵明詩云止知昔有秦不知今有晉意謂知秦暴刻不知晉之寬緩尤覺相安云耳今則

聖主當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瑾握瑜之士當翱翔
上國安可使南陽卧龍同於處襜蝨也哉後之君
子登斯地者以予言爲然否因不避固陋命毛穎
侯記之癸巳孟春月旣望日書於壩之左壁間

雲朝山記

康應瑚

雲朝山在邑南九十里高數千仞與騰雲山對峙亦勝
地也特以僻處荒陬風土之奧異不齒於文明物產之
窳陋無當於採取是以不克與南嶽九嶷諸名山相頡
頏也自渠峪至山峯約有十五里許陡峻紆折萬峯垣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一

列紅黃紫綠映帶左右高插青冥遠連貴播且有香爐
燭臺二山之異至山頂里許忽山斷如絕昔人伐木爲
橋以渡似不及天門石接之奇然登其上者雲霧四冥
恍若先天混沌之象故傳曰雲朝高頂種有莽樹清香
異味昔人評之曰雲霧仙品卽陸鴻漸茶經亦必不輕
棄也時當秋冬葉落山空每罡風吹人冰霜堆門巖凝
之氣凜不可留若夫頂霧漸斂四顧豁然吳楚廣粵之
山亦皆羅列獻秀森若萬雉殆有不止可見者洞庭南
嶽而已上建金闕下修精舍不惟供僧亦可留儒其樓

閣輝煌光明掩映興廢不一大約再創於勝唐其碑誌雖剝落於苔封而貞觀字樣猶未泯焉歲時伏臘登山朝謁者殆將以萬數紀聞明崇禎間有邈邇張仙一者卧岩塌中常十數日體不衣口不食有人叩其蘊但曰性理噫山在本邑封內靈呵之仙慕之嵐氣擁護勢同天柱崑崙峩峩作鎮南邦庇我蕞爾邑風雨時寒暑調烟火無驚人民和樂德不可私議矣則爵秩何不當等五嶽而視三公也因記之以俟後日茲山之丕振如張三丰之屬武當者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二

九谿營阮將軍祠堂記

臬憲

秦

瀛無錫人

浙江巡撫阮公嘗爲余言其先招勇將軍官湖南九谿營游擊宦蹟甚著公將軍孫也屬余自浙臬移湖南九谿實隸澧洲之慈利縣余詢之澧州牧曰九谿故有將軍生祠其地軍民感將軍德將軍歿歲祀之數十年無廢蓋將軍在事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數萬人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劫掠將軍奉檄隨鎮筸鎮總兵掩捕駐三界谿苗匪悉精銳屯山口將軍身先士卒鎗礮矢石齊發斃賊甚衆賊奔潰復進攻八樹寨及南山大箐橫

坡諸險隘次第克之首尾十戰深入數百里兵無少挫
功爲諸將最將軍以乾隆元年受事凡十一年遷河南
衛輝營叅將去其在九谿曾請於督撫以官山周二十
餘里上爲牧馬地下以瘞軍民之不克葬者他諸惠愛
甚衆是以民尤德將軍將軍儀徵人諱玉堂字履廷號
琢菴康熙辛卯武舉乙未進士由侍衛出爲游擊性好
文史往往上馬殺賊下馬賦詩有古儒將風祠在九谿
城有地一區向以其入給守祠者嘉慶二年守備馬建
功九谿衛巡檢朱鳳藻曾重修今阮公寓書於余費白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三

金若干兩屬慈利令陸振基爲增葺易土牆以甃而加
封植焉守祠者史宏禮年八十餘故營卒少時嘗從將
軍捕苗匪猶能道將軍事余記之爰誌將軍之澤之長
並以諗後之輯志乘者有考云將軍以公貴
加贈如公官仍稱將軍者從軍民所稱故官也時
嘉慶六年歲次辛酉八月旣望三日

零陽書院記

皇甫如森

古無書院之名書院之名肇於唐盛於宋而寢廣
於元明我

朝文教覃敷蒸蒸日上雖僻壤遐陬靡不興學寧慈獨異乎哉邑舊有書院六天門聚奎環溪泐於元代清溪月川羊山建於明世一時人文蔚起科甲蟬聯彬彬乎盛二季兵燹棟宇灰燼基址軼亡今百餘載莫能振興縉紳道謀迄用無成嘉慶歲己未粵西陸侯來蒞茲土始議舉行都人士同聲相應願僣厥功陸侯忻然命予董其事又得城鄉諸君協力勦贊爰度地學署西偏庀材鳩工經營區畫南向構講堂四楹前置亭東西各若干間爲考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四

試坐棚號案號凳舉以法二門三間頭門三間外則列轅樹屏周繚以牆講堂後建樓房五間中爲文昌宮左右爲山長寢室南北置學舍二廳穿堂大門若干間植以佳樹浚以方池以資遊憩下逮厨廝纖細具備又於西隅城頭建奎星樓一座高若干丈越二年大工告葺凡諸內外丹堊輝映名其堂曰作人榜其門曰零陽書院肄業者棲息有所應試者舁負無勞真一舉而兩善者矣是役也約費四千緡有奇各都區募捐僅敷開銷規模雖

就膏火未備 陸侯暨 黃侯 李侯均斷有田
畝並公置舖房另記以碑爲數無多未足以瞻供
給故記其大畧以俟作人者栽培焉是卽餼羊之
遺意也夫

陽适廟記

皇甫如森

羊角之麓有古廟陽适其神姓名也左右侍立者曰陳
劉二長官相傳世亂神與長官保障地方居民倚賴故
立廟祀之且禱雨輒應嘉慶辛未歲卜遷於城隍廟西
偏創構新宇工竣勒石謀序於予予以世代無考事實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五

鮮詳爰啟神藏視之字跡宛損不能盡識其可識者有
起於唐梁開平後兵馬療亂朽壞金身宋 二年重
建元明以來代有修葺等語由是觀之廟祀起於唐其
人亦必爲唐人蓋唐季兵亂各保方隅如顧公總管亦
以堵禦賊寇繪像立廟則陽适之功在斯民沒而廟祀
焉亦固其宜原非野廟淫祠比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陽适
當日或惠澤及人或奮不顧身或驅除寇虐智畧若何
義勇若何指麾調度若何俱不可知顧自唐及今代易

十姓數歷千年其間寺觀庵堂廢墜莫舉者不知凡幾而陽适廟建而毀毀而復建綿綿延久而彌新此何故哉蓋其英風義氣殆有不可磨滅者存也是爲記

慈利縣志序

邑侯 胡公威

志之原起於爾雅而名昉於班固所以記往事而詔後來猶之乎史也楚自左史倚相能讀典墳南國之有史也由來久矣慈利居楚西一隅界在蠻峒秦漢時已入圖籍迨後人文遞起禮教漸興邑乘則修於成化時第兵燹以後篇帙散軼幸逢我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六

皇上聖神文武化被萬方薄海內外咸奉車書乃命儒臣纂修明史取直省之通誌藏之內府亦可供乙夜之流覽而備蒐討之用矣第內多缺少於啟禎事蹟旁採未逮檄取志乘以佐修明適余叨奉簡命來蒞茲土雖席未及煖敢不仰體

皇上之心暨 上憲奉行之意自公之暇詢堯謀野裒集獻聞爰徵賢士與佐叅稽並托餐錢勒爲棗本凡田賦沿革人物廢興以及啟禎以來忠孝節義之芳徽文詞詩賦之彬郁無不博蒐而備紀之其

事詳而核其言瞻而典曲而不隱正而不誣絕荒唐之迹無附會之影爰成一書未可遂稱信史然躬際斯盛喜此志之竣將獻之

天府掌之詞館於以徵信從而光作述不可謂彈丸下邑之遺事無關於

盛朝黼黻之鴻猷也是爲序

慈利縣志叙

邑侯 馬世驥

志非徒侈記載已也蓋亦寓勸懲之義焉自春秋以言記事而是非褒貶之義以明州縣之有志猶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七

春秋之遺義也余以菲材蒙

恩特簡慈陽披閱輿圖知慈爲楚西極邊蠻崗肆隣跬步皆崇山峻嶺居民鮮少糧熟僅三千此外毫無所有諸戚友咸以爲憂余曰丈夫志在四方有民人社稷何地不可爲者遂單騎之任至之日果四壁蕭然儲侍一無所備寥寥執事數十人余喟然笑曰是真不可爲耶詢舊例皆云向有里長沿及國朝名屢變而實不變名曰滾催各都之有滾催也已數百年於茲矣乃法久弊生奉 前院革除而

余適遇其會通盤合算糧雖三千計一年捐賠非
千金不辨蓋滾催實久肇成跡矣余驚且駭遂謁
前院憲於澧陽將合縣出納捐賠利弊愷切詳陳
蒙 嘉納允照所議行兩年間費盡心力皆係自
捐所有併未費民間一錢而千孔百瘡已不可殫
述矣幸天心降康年穀順成賦完穀足苟安無事
因得與程孟兩先生文學龔楊 康于 皇蕭 諸君子每
遇朔望宣講

上諭之暇商確縣中諸大事如移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八

聖廟舉鄉飲旌節烈修志書平險灘繕城隍復鐵冶理
道路次第舉行因共捐俸移修

聖廟輪奐可望又念邑乘自康熙乙丑於今二十五年
杳無記載大爲闕典毅然勸修葺之但兵燹之後
文獻無徵而名山石室非倉卒能搜博物洽聞非
耆宿不聞可柰何謹撮其大概就耳目之所見聞
畧爲登載掛一漏萬罪實無辭考慈自楚平時已
入版圖歷代不廢天門鬼谷之奇澧澧灘隘之險
以及五雷燕崗仙侶山水之勝天下稱絕然山多

田少民艱農業每因山治銚器農取辦窮民利賴之自嚴禁以來而天地自然之利委之草莽矣吏斯土者可不爲之請命乎慈有明文風甚盛科第蟬聯

本朝七十餘年以來天荒未破雖曰氣數亦由人事今文風改觀人文聿起科第之盛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乎慈風儉樸力稼穡少賊盜大有先民古意近來刁訟風囂破義加大凌長暴寡得無流移者衆漸漬之而然乎則明禮義勤教化誠有司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三十九

之責矣奈余力寡弱鄉飲平灘諸事尙未及行首先竭力刻志書誠以志之所關者大也噫桐鄉德澤百世猶新太邱風徽千秋如在苟其人而自命不凡必期爲斯世不可少之人上之而立德立功次之而興利除害型方訓俗使後之人羣耳而目之曰某利某弊是某公之所興除者也某德澤某樂利是某公之所培養者也某端方某正直是鄉黨所推重史冊所增榮歿而可祀於社者也否則斥且咀咀且詈久而不衰余惴惴方抱愧衾影是

懼惟求免於咀詈足矣而況忠孝節義爲天地之網常因革損益爲古今之興廢則服官而吏斯土與夫生於其鄉之士大夫可不砥礪廉隅修身立行以爲斯世不可少之人乎哉吾故曰州縣之有志也猶之春秋之遺意而勸懲寓焉者也是爲序

九谿衛志序

九谿守備 袁 闕進士

國家文治覃敷海內熙洽禮明樂備萬國梯航而一統之志尙須纂修

特命直省檄所司彙輯衛州邑志由衛州邑而郡由郡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

而邦國分之而各志其志合之而統一其志則衛州邑之志亦綦重哉余於康熙十八年秋仲恭承簡命來守谿衛置甫經蕩平吳逆之後還集哀鴻拮据綏輯惴惴如不及之中伏惟我

皇上戡定武功洋溢文德車書一統之盛未有如此日者也豫知必有修志之舉但接紳士便留心採訪蒐討貢紳時可董君出寫本衛志一篋閱之啟禎間無事蹟祇有寇氛余因思志書與史書相表裏史以昭法戒取其無虛媿無隱惡志則以紀一方

之山川土田民風物產之所宜而其大者在於表厥政治與夫忠臣孝子貞婦烈士之行以彰懿德風來茲貴傳信而不傳疑此作史之本也是故書空捫籥表揚過實撫拾非有臆度附會亥豕魯魚有一於此不可以言志董君曰公祖亦知谿衛不同於州縣應無啟禎事蹟之實乎谿衛自明正嘉後科第脫而顯宦無何因有事蹟加以明禎時諸寇蠡起皆依山險阻不時出擾州縣是州縣之罹害有時更多遺漏未到之境土固有文獻可徵若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一

谿衛山險而爲衆寇相繼所藪居無不盤踞之地盡啟禎之時皆屠燼谿衛之時舊志與獻老皆爲燒劫餘灰是寇燹卽谿衛啟禎時之事蹟也又安得別有事蹟於此而猶必求焉是欲書空附會矣豈可以言志余曰善持是意以往并自今十八年以迄厥後合爲採載無則眞無有則實有足備異日修志之具矣尙其勉旃今果奉 上憲奉

旨詔修一統志余耑非董君不可矚黃曾兩廣文更訪名儒亦皆以董君對稱其篤信博學足當是任余

快所見之畧同而董君亦欣然出其數年來舊新所訪證而討論者曰啟禎惟有寇氛實無別事舊稿中多未當且編次無序其接續自康熙十八年以逮今茲或得之目擊或得之傳聞必見聞相合然後證之於父老持之以虛心揆之以公理直而無徇樸而不華其足以復命者在斯其所以開罪者亦在斯余曰華傷實也寧實勿華譌害真也務真勿譌惟實惟真如是乃爲志如是乃以見君董君曰唯唯由是每一筆余必問其據董君悉以對

與余所聞證相符合復商之兩廣文乃始書之於是條其節序去其繁蕪存其闕遺未閱月而志成雖叢爾谿衛堪志無多質言近野難與大觀問有書空捫籥者乎無有也問有表揚過實者乎無有也問有摭拾非有臆度附會亥豕魯魚者乎無有也昔杞宋以夏殷之後而孔子猶致慨於無徵今九谿以邊鄙渺衛儼然以文若獻附衆志以上達藉傳不朽亦如楚國無風而江漢諸詩附關雎以得傳不朽也俾後之觀風者知所采考實者有所

據則九谿之沐

皇仁無疆無期矣其以祝我

天子萬壽直與天地同悠久又何疆何期哉遂不禁拜
首颺言而托諸序

顧公傳

康應瑚

邑有顧公總管者唐人也其名與字遠莫可考髫齡時
先王父告予曰顧公於唐季因寇猖熾民無所依遂起
義師據寨以守寇至困守數月堅不可破寇偪寨下搗
石如雨退去數里旋於暮夜以羊數十束火於首尾鼓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三

譟上及天明矢石俱盡寨遂破焉公怒髮上指戎服跨
馬率揮下數百人邀虜於寨下力戰斬首數百衆寡不
敵乃下馬自刎復一躍上捉首西奔路經金鳳坡遇汲
婦告曰需爾水接首婦曰首已斷矣首何能接遂落馬
而逝衆士卒以公屍葬於絮垆坡有坊上書唐朝顧公
關西六字迄今呼金鳳坡爲落馬坡以此其宰殺湯池
米臼至今猶存相傳爲本里顧謝二之祖子孫刻木以
祀稱之曰顧公明洪武初釐正神祀事聞追封爲都督
享祀南嶽祠舊刻公像戎服乘馬兩目怒睜鄉人猝覩

而駭後畫像祀之遂爲兩貌曰大公二公公之義勇冠世保羣黎於搶攘之際抗強寇於萬死之餘旣刎猶跨騅而逝嗚乎烈矣遭明季兵燹廟宇灰燼里人繪公像以重祠公也宜哉

孝童傳

皇甫如森

孝童符正道家貧賃居東陽村父克滂庠生設教遠鄉其兄傭工他族母楊氏紡績度日忽邁疾莫能興者旬餘時正道年十二左右侍養晝夜罔間母每思肉羹不可得正道惻然計無如何爰默禱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四

神祇割右腿肉五寸許負痛爨湯以進母食而甘之曰吾服人參活命飲矣旋問肉所從來正道祥曰乞諸屠家某次日病瘳其兄歸母告以故兄喜爰造屠門而謝之屠者渺不知也兄疑焉歸詰正道見其行動蹣跚褲有血跡因強視之皮肉絢爛乃知所由母子弟兄抱頭痛哭鄉鄰聞而觀者咸歎息泣下旣而都人士以狀鳴於官柳邑侯優禮獎賞尋病終未之詳報代篆黃公乃具始末預稟上游批示獎譽及李邑侯莅任始備冊申詳經

景大中丞據實奏

聞奉

旨旌表建坊先是李邑侯初接見時賜以輿仗遍遊城市親送書院飲食教誨慇懃備至試於州州拔前茅焉試於院院列首選焉所以崇本行勵風俗也君子曰虧體救親愚孝是名成人黠士或盜虛聲藐茲幼穉不識不知迫於天性偶然行之刳股雖輕異哉童子荷

天之寵固其宜爾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五

士學說

伍致璘

學然後曰士士必爲學學與士一而其後士與學百於是乎不得已而有說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爲明善以復其初此之謂正學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仁以爲己任此之謂眞士是學以性爲宗士以仁爲鵠迨諸子出而性學不明百家起而仁道大晦於是有異學有曲學有刑名法家之學有權謀術數之學有兵法律歷之學有訓詁

科舉之學有陽儒陰釋之學而學術淆矣有奇士有開士有煉士有談天言異之士有游俠索隱之士有寄籍滑稽之士有奇技異能之士而士習亂矣嗚呼學術淆而天下悖正道士習亂而後世無聖人可勝嘆哉可勝嘆哉予嘗歷四方而見士之言與行其於聖賢道法每大相逕庭矣以隨時爲俊傑以獲雋爲異能以忠直爲孤高以道學爲譏訕故上之招者文藝而已下之應者亦文藝而已霎時數篇稱爲才士搬弄滿幅曰爲學人誰復念身心中有性命之根誰復守聖教中有實踐之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六

功誰復知帝王所旁求惟道德之真雖黃葵陽曰八股時王之制也有格律有法度有元魁之別以和平爲正鵠以渾融爲究竟以靜穆爲成就不敢過亦不敢不及不敢激亦不敢稍弛縛天下奇才異智之士使不得馳逞以誇鬪也便有禮陶樂淑一般氣象此制藝之妙也然此意試問天下士之學者果孰知之與嗚呼聖賢教在雲霧中帝王選授盡此輩是士無真士學鮮正學欲以此追古昔豈不悖哉夫大道貴體悟不僅在語言文字中惟學者於日用間認心之應物處如何自清朗爲

率性而出者如何是懵昧從私欲而起者率性者則存之保之從欲者則遏之滅之如是乃心上正學於日用間體身之接物處遇父兄如何當盡孝盡弟遇君長如何當盡忠盡順於言語如何當立誠於行爲如何當周詳務使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着着合道不徒說得隔壁好聽如是乃身上正學於日用事務之常變處如何爲確守正法如何爲權處得宜不師心自用務按合有據如是乃士分正學能如是以體認又博通乎經史以長其識量又較擬乎聖哲以證其是非精切不差而身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七

心有獲於是假孔孟詩書一言半語爲題目遵制義取士之式或發揮其精蘊或洩露其才華則文章本乎性命積厚而流光是爲有用今學者惟曰古文鞭兒時文鋒兒操觚家殷勤拿着古文骨子時文影子揣摩人仔細思量則吾惟求富貴功名而已此而欲期爲聖賢嗚呼難哉古之學出聖帝明王者吾不說也卽如孔門以行爲重以仁爲任三千七十皆諄諄矣曾子隨事力行到七十後始成文章至漢董仲舒亦曰尊聞行知勉強學問迨宋周子則謂尋孔顏樂處程伯子曰學以求

至於聖人而已朱文公曰學在反躬實踐以主乎敬而已及明時陳白沙謂當於靜中養出端倪便好商量未可便靠書冊在王文成亦謂吾學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真知實踐反把黃金作鈍鐵用耳龍溪亦謂學不可只向清虛上抹過去要與古聖哲反己盡已推己的實用相證方是聖學工夫出世大儒噫此豈徒揣摩時藝者所能望其頂背也耶是故學固有聰明讀書由悟而入道者有踐履篤實性盡而會道者未聞專事文藝而可入聖者也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八

雖韓退之由文知道要力行功虧終於道未討着定盤星時有徒作觀原道原性諸書可見然則墨守時藝不知從性命實踐上用功者果何等學乎果何如士乎雍正間江寧書院成 賜敦崇實學四字是非徒通經通史通諸子百家能詩能文策賦之爲實學也必也原乎命盡乎性明諸心徵諸身蘊之爲盛德發之爲大業而後爲敦崇實學也從敦崇實學而後爲真士也而後爲大儒也大儒者必從博學於文直參得先立乎其大者也其大者何心也性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予

謂性者心之骨幹心屬氣一邊特氣之神明耳故能聚衆理而應萬事性在氣之中却在氣之上不屬氣甲裏心爲應物主宰歛之密不過一黍粟耳然而實無聲無臭放之則彌六合貫萬載矣人之所以爲人而貴於物者在此人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而參三才者亦在此存之盡之卽聖賢昧之失之卽禽獸故心性之學爲第一等正學彼釋氏以空寂言性懵然矣至重心則一故曰成佛作祖惟憑此披毛戴角亦由他然其磨心鏡之功觀禪關策進一書工力亦甚親切矣儒者幾遜其猛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四十九

道家以虛無言性亦懵然矣至重氣則同然其閉塞煨煉之功讀三丰內丹一書工力亦甚緊要矣儒者幾讓其堅然究之儒士之用功不同二氏用逆儒則用順釋氏斷絕倫物專制一心久而清靜心光煥發則見性成佛矣閱華嚴全部只一止觀盡之矣儒士之收心不過欲其不放逸常存在腔內其正心不過欲其靜有養動有省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養氣亦只是集義所生勿正勿忘勿助長臨用則欲其無暴耳如顏子之不遷怒是而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者自無時而不在體中初

非有道家之閉精斂神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邊生而欲養成一片純陽如嬰兒也是故吾儒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真千古不易之正學哉學此者真千古莫及之大儒哉古今學者具宗孔子孔門傳道一以貫之盡之矣然其學惟曾子仁以爲己任一句真實不妄仁性也任擔子也把柄也爲仁者以仁作一把柄在手則士自不浪爲士矣但仁之實境最難認太極圖不熟仁之源流不貫西銘不精仁之度量不宏歷仁之實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

境便爲聖域我尼父且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詎不難言耶予嘗借詩以况之昔人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宋儒謂包涵萬象生生不已然終只形容得心境出於用工上尙虛在仔細思量惟孔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念念無間天理周流真仁字全體也謝顯道以覺言仁未免差却了且任仁者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朱註云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噫此何等事哉此所謂尙志也寸心而通天地度量安可不宏一日而貫終身力豈可稍怠存此志任此事始不

愧士之實嗚呼豈爛熟文藝以博取人間富貴功名之謂乎然而存此志任此事其用功誠有至難者蓋不由人而由己不在身而在心不從泛應時而斷從起念處王文成曰只要日用間存得本心常在便是聖學未來過去思之何益徒見其放心耳喻春山云聖功任仁把柄斷自始念起觀過知仁古今萬過從此念始志仁無惡古今萬惡從此念生然則一起念開古今萬過萬惡之門可不慎與而吃緊用功在現前一刻尤吃緊用功在現前一念過去水流不返未來堅死爲鄰現前一念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一

天鑒在茲依仁違仁從起念時判天命天討從起念時定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更不須時故欲爲第一人須慎第一念頭起處萬善萬行之原起念不慎招尤招悔之由假使起念不慎縱聰明蓋世富貴蓋世勛猷蓋世福壽蓋世卽絲毫無作聖之路矣故吾儒爲學起念不慎亟早回頭雖曰不遠復矣已落第二義故起念慎則意誠矣至誠不欺天且不欺而況人乎而況鬼神乎大學慎獨眞傳其在此乎王文成曰一念聖狂爭克復三關人鬼判醒迷又云千古正學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

有這件事誠有味乎其言者學者能以仁爲任以性爲宗走正路立眞品遂見得漢唐宋明許多豪傑只了得由求赤之所爲而悠然自得之意充滿胸懷則功名不能擾其心富貴不能淫其心貧賤憂戚愛憎毀譽不能搖其意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時以端其行於是愛敬君親恩重於兩間崇信仁義道貫乎萬世上可爲國家有用之才下可爲草野儀型之士業則禹臯伊周而下諸葛范韓可友也德則孔孟顏曾之後周程張朱可法也關郭曹徐將畧可聞也薛胡陳羅理學可商也以其餘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二

而逞韓柳歐蘇之筆以其時而出王唐瞿薛之藝卽山水遊玩也可卽詩酒陶情也可何也任仁把柄在手千門萬戶自開學成大學明德新民求其至士爲眞士出將入相有其能何有於異學曲學刑名法家權謀術數訓詁科學陰儒陽釋之學哉何有於畸士開士煉士術士遊說談辨滑稽寄籍之士哉嗚呼學術正而士習端士習端而民風厚家孔孟戶稷契豈乏哲士豈無好人堯舜可再文武重覩予亦何幸而仰高履厚浩浩落落共羨太平盛世之多醇儒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卽此物此志也夫爾學者其因吾說而知之勉之

慈利名義考

皇甫如森

或問於予曰慈邑建置沿革其名不一其義皆可考而知獨慈之命名取義安在予曰秦置郡縣始名慈姑亦越元代慈姑爲州此豈無所據而漫爲是名以命之哉其必有所取爾矣夫慈姑菰屬也羣芳譜云慈姑一根歲生十二子逢閏則益一子如慈姑之乳諸兒故名苗曰剪刀草一曰燕尾俗以爲茨菰者非元微之詩云小片慈姑白白香山云草荒新葉長慈姑卽此物也當秦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三

設郡縣時茲土生產最盛因以爲名亦猶沅州以芷名縣黃州以梅名縣之意云爾曰慈姑何以今不概見曰物有古無而今有者如木棉御米是已古有而今無者如珠鼈石青石綠志載甚悉渺不可得凡物類然奚獨慈姑然則復名慈利何曰慈處楚西陲山什之九田什之一農業艱難幸山產金礦居民採銅鉛冶銑鐵懋遷有無地用富饒其爲利也多矣故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零陽曰慈利慈沿舊號識所自也利從新定著所產也岳州舊志云銀澧金慈其是之謂與乃澧州志林謂其

土俗淳慈得名彼慈姑者何以稱焉或又以縣南有七姑山引陳純遇仙姑遺事附會爲說陋矣問者蹶然興曰信斯言也聞所未聞時予方編輯邑乘因附錄之以備參考

九谿考

皇甫如森

江有九澧居其一澧有九澗居其一而澗又自有九今所謂九谿營是也澗水自巴東至縣西北鴛鴦浦與澧水合流爲灘瀨者百有三十爲溪澗者四十有八茲獨以九名名將奚屬哉考邑舊志云喝堡溪斗溪大富溪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四

自衛東北來龍館溪書院溪大河溪自衛東來下閘溪秀水溪自衛西南小渚來合於澗溪口是名九谿古名九淵董儒修輯九谿衛志載喝堡溪大河張馬仁石澗溪大泉和豹爐煽響夾合爲九谿與舊志同者三不同者六而父老傳聞則又有內九谿外九谿之說彼此互異其誰適從吾嘗就當日之形勢考之昔土蠻之侵擾石慈也容美諸崗自北來則由仁石張馬冷水輸羸喝堡斗溪桑植諸崗自西來則由野牛湖魯陽溪茅崗諸崗自南來則由百丈峽澗口溪東川侯胡海奉命征討

向度形勢駐軍於此北控容美西防桑植南制茅岡而以大河溪爲護營藩籬則此數溪者實蠻獠出入之門戶官兵守禦之咽喉故獨以九谿名猶之長城萬里關隘雖多而惟以九邊爲要害也若謂映帶左右爲足恣遊觀供玩賞是豈古人重關設險扼要制勝之意哉由此言之縣舊志所載斗溪大河似矣而下聞秀水複於潦溪未免贅疣且桑植一路防守缺如九谿衛志所載仁石張馬似矣而喝堡潦溪註於城內幾於塗附且九谿一圖訛舛迭見皆未可爲定論也予故不揣謏陋別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五

爲考畧以俟訪稽者互參焉

葛山歷山崇山羊角山辨

皇甫加森

山海經云葛山之首澧水出焉舊志謂山在大庸所西南極陞漢書地理志及桑欽水經酈道元水經注皆云澧出充縣歷山舊志謂山在慈西二百二十里向來尋澧源者遍訪附近居人兩山竟無一知其名者考葛山尾有流沙三百里至首三百八十里形勢迥不相侔是山海經之葛山本不在大庸所西南於澧源辨之詳矣若歷山雖亦失考然循澧溯之桑植龍山兩縣交界之

所有栗山坡實爲澧源或歷栗音同而字誤其卽水經所云歷山與至崇山在慈西二百一十里今撥歸永定縣上有巨壟土人指爲驩兜塚尙書所謂放驩兜於崇山是也蔡傳云崇山南裔山在今澧州朱子云在澧州慈利縣歷有可證乃舊據丹鉛錄引沈佺期崇山向越裳詩以爲在交廣之域誤矣城南羊角山兩峯對峙形似羊角故名下有廟祀土神陽适遂訛呼爲陽适山云

澧源辨

皇甫如森

澧水之源邑舊志暨岳志皆云出葛山蓋本山海東次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六

二經葛山之首澧水出焉注澧音禮故云然而正字通作澧乃古扶風鄠縣南東北過上林苑禹貢所謂澧水攸同者也通志辨之似矣又引中十一經雅山澧水出焉雅去衡山九十里雖道里未必確而地差近以雅山之澧爲澧州之澧而葛山之澧爲澧字之訛則又非夫漢書與水經注俱云澧水出充縣西歷山今之鶴峯州桑植縣皆充舊境也茲考澧源有三一自桑植鶴峯連界之三垵山西陂乾溝湧出名遇頭源逕撒谷嶺下合七眼泉出涼水口至兩夾瀾一出桑植龍山交界之栗

山坡趨夾石過新街至綠水河一出永順縣十萬坪趨上下洞兩江口與綠水河同會兩夾瀾至龍江口三源合爲一經南岔東過安福所植今桑縣又東逕苦竹河入永定界由此觀之栗山坡雖與厯山字異而澧源實出於此則漢書水經注所云確乎有據而葛山之誤不待言矣

充縣天門郡臨澧北衡州崇州辨 皇甫如森

充縣漢書注云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邑舊志謂卽九谿衛倉址按桑欽水經曰澧水出充縣西厯山東過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七

其縣南若卽九谿是澧水所經於澧源何涉且九谿距慈僅九十里其差謬可知考通志充卽今桑植縣乃與漢書水經合三國吳孫休置天門郡岳澧志以爲在石門縣考吳析武陵郡西境置天門郡析充置澧中縣隸之而零陽縣仍隸武陵郡若天門郡在石門中隔零陽縣是郡與縣不相聯屬矣且西魏罷天門郡更置石門郡於零陽不曰改某郡爲某郡而曰更置某郡於某縣其不在石門明矣故天門郡斷從舊志在永定爲是晉析澧中置臨澧縣舊志謂在大庸所澧州志林以石門

有臨澧鄉謂在石門亦非也水經注云縣臨沅縣之故
治臨側澧水卽爲縣名觀此數語明白無疑何必另生
枝節又北衡州崇州邑志以爲卽今縣治州志以爲均
澧州地皆無確見考北周建德四年廢澧中臨澧二縣
以其地置北衡州蓋北周祀天門山爲南嶽而名之也
隋開皇十八年改北衡州爲崇州以崇山而名之也由
此言之其地不在大庸卽在永定此固澧中臨澧二縣
地北史已明言之矣不然因山名州而置州反在數百
里外名實兩失有是理乎且是時隋改澧州名松州更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八

零陽名慈利何復又置州於其間耶縷辨於此以俟參
考

周顛裴休令狐絢韓世忠張貴和辯

邑舊志人物內載晉周顛宋韓世忠明張貴和薦辟內
□裴休令狐絢皆非慈人其載周顛因與周賅同時而
誤之也載裴休令狐絢以薦李羣玉而誤之也載韓世
忠以辟陳寧國而誤之也至張貴和安鄉人何以亦得
列入其不經考核率意混載類多如此特辨正之

周朴辯

皇甫如森

晚唐周朴慈人也能詩有氣節馬殷開府長沙屢徵不起隱居天門山著有靈泉集朴蓋生於晚唐而終於石晉者也舊志載其墓稱晉處士確乎可據夫復何疑其天門靈泉院詩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乃唐僧傳明入夾山時語朴特用其語以咏天門靈泉爾細玩首末句自明乃章華孫斯億謂朴生於典午晉老於五代其天門靈泉詩爲唐僧用朴語誤矣且是詩與南樓二首俱屬近體若謂朴生典午則六朝尙未有此體又不待辨而自明也至吳興亦有周朴善詩避黃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五十九

巢亂寓居福州著有閩集而廖大隱楚風補以爲慈之周朴撫採閩集益以南樓二首則謬甚邑舊志之辨固無考據澧州志林辨論反復似以慈周朴爲烏有先生亦太詞費矣

朱圭辨

皇甫如森

舊志載朱圭江西南昌人宋紹興間爲慈姑州牧陞常德府道因金人南侵不克歸卒於慈葬二都落馬坡前塚用石壘子孫不替澧州志林以宋時慈未爲州亦無常德府道銜岳常秩官志並無朱圭名辨而削之無容

置喙矣但其墓現存壘石如巨甕非尋常羈旅邱壟比
想圭實宋縣令世遠年湮碑記剝落子姓習聞宦慈之
語遂以訛傳訛曰爲牧爲道而輯志乘者漫無考核耳
食而錄之爾若岳常秩官志並無圭名彼兩宋三百餘
年僅傳縣令二主簿一其爲軼亡夥矣豈獨圭也哉今
於宋秩官內仍闕其名以存疑於陵墓內仍載其名以
誌實誠慎之也

劉時劉甸辨

皇甫如森

邑傳二劉進士相沿舊已以今考之蓋有二焉一在宋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六十

一在明在宋者爲劉甸劉疇政和王辰科也在明者爲
劉時劉玖洪武初明經孝廉科也岳志通志類載之矣
邑舊志於宋科目不載劉甸劉疇於洪武時載時與兄
甸同登進士又有聯科坊清溪書院皆爲甸與時建墓
在羊角山麓澧州志林辨之未明析也予閱伍鐵峯殘
編有云元至正間天門環溪兩書院盛興二劉少從書
院學文詞才技岸然不羣至正末土酋覃厓作亂築城
官家渚僭稱王士大夫沒入者什九唯甸時以乃祖崇
銘任大位於元不肯屈節蠻下避居鄂岳間僞漢陳友

諒平時兄弟遊金陵遇明太祖初卽位連試三年不停科且較書律騎射兄弟俱賜進士蠻平歸籍創清溪書院於龍頭坪補建聯科坊坊柱聯云一科並榮文第一三年疊試武無雙明末猶存後遭兵毀觀其所錄確有可據但乃祖崇銘史與志無考所稱甸時二字亦屬襲訛考洪武時止有劉時列經明行修科劉玖列孝廉科無名甸者蓋明初有賢良明經孝廉文學等科俱名進士與大科並行至永樂後止行科貢諸科罕舉而劉玖與時同時同時登明經孝廉科則明之二劉進士爲玖與時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六十一

非時與甸也且坊聯云文第一武無雙其爲諸科進士非鄉會進士可知矣舊志載時與甸者祇知有二劉進士不知甸與疇屬宋時與玖屬明且因疇時字相似遂悞以劉甸劉時牽引混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特辨正之

阮公祠碑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箠鎮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於公公力保於總制張廣泗前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墓地軍民感德甚深於公陞任後建祠堂於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於石二十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碑記

又三十三

二年元奉

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

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於心愆然爰復留白金二百疇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於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調任兩廣總督孫元謹記率曾孫戶部主事長生通判福監生祜孔懷

誥封昭勇將軍馳封榮祿大夫前任九谿營遊府升河南衛輝營叅將阮公名宦傳

公諱玉堂字履廷號琢庵江南儀徵人今兩廣制軍芸臺公之祖也生而神勇倜儻有志概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卽以立德立功爲己任由康熙辛未武舉中乙未進士備

內廷侍衛出爲湖南九谿營遊府九谿舊設副將乾隆元年改設遊府九谿遊府自將軍始也將軍勤訓練嚴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傳

三十四

最戎政之外不廢經史軍民子弟貧而肄業者捐廉助之卓然有古儒將風是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蠢聚數萬人接辰州數百里盤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出焚劫將軍奉檄隨鎮竄鎮總兵掩捕師駐三界溪苗匪悉精銳屯山口作負嵎勢將軍身先士卒風馳雨驟直抵賊圍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無算賊奔潰其勢遂分進攻八樹寨克之次攻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谿竹林各五寨克之旋攻南山大箐又克之逸賊退據橫波謀死

守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將軍乘破竹勢由左路奮登克其要隘連戰皆捷突追數百里賊巢一空餘黨股栗跪哭乞降者幾千人將軍察其誠爲請於經畧悉免死是役也前後十餘戰摧堅奪險惟將軍馬首是瞻恩勇兼施功爲諸將最時有兄弟爲兵因母老例泰一人二人爭出而母自願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先是九谿城北有官山二十餘里爲軍民數萬家塋窆樵蘇芻牧之所經前副將郝後副將李刊石置界有明季指揮豪姓子

重修慈利縣志

卷之七

藝文

傳

又三十四

孫潘公瑞等覬覦茲土訟言本指揮舊地控之士台將爲所奪矣將軍慨然入省申辦過洞庭舟覆賴商舩救得免至省爲縷呈顛末並豪姓圖占緣由詳經督撫案始定乾隆二十七年刁民王添臣復叩

閻妄訴事卒不行皆將軍力也其他惠政不勝書民愈德之由是畏將軍之威服將軍之教仰將軍之忠義感將軍之慈仁爰建生祠歲祀惟謹而將軍之功德歷久彌新至今父老子弟猶嘖嘖稱頌不

衰嘉慶丁丑復將事蹟臚呈請入名宦且編次爲傳登載志林其祠宇重葺年月先已詳於秦廉使碑記中是歲慈利李令再加修葺士民復捐貲置田以爲永遠昭祀之費嗚呼此盛德之感人深也將軍以乾隆元年受事凡十一年遷河南衛輝營叅將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琢庵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